文通

文通卷之十

明黃岡朱荃宰咸一父著

序

周頌曰繼敘思不忘毛傳曰敘者緒也緒述其事使理亂相循若繭之抽緒易有敘卦尚書有孔子敘子夏作詩敘

敘者所以敘作者之意謂其言次第有敘故曰敘也漢書曰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為之敘按孔安國敘尚書未嘗言孔

子作劉歆亦云識見淺陋無所發明其非孔子所作
明甚顧世代久遠不可復知矣
爾雅云敘緒也字亦作叙言其善叙事理也又謂之
大敘則對小敘而言也其爲體有二曰議論曰敘事
其題曰某敘曰敘某字或作叙或作敘惟作者命之
無與義也至唐柳氏又有敘略之名則其題稍變而
其文益簡矣若書敘壽敘贈序別敘賀敘名敘字敘
蓋不可殫述以敘事爲正體參以議論者爲變體
漢沛郡太守作鄧后敘則敘人之權輿也

小序

小序者序其篇章之所由作對大序名之也漢班固云孔子纂書凡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意此小序之所由始也然今書序具存而非孔子所作蓋由後人妄探作者之意而爲之故多穿鑿附會依阿簡略甚或與經相戾而鮮有發明獨毛詩序及馬遷以下諸儒著書自爲之序然後已意瞭然無誤耳

自序

劉子玄作序傳

作者自敘其流出於中古屈原離騷經其首章上陳氏族下列祖考先述厥生次顯名字自敘實基於此降及馬卿始以自敘爲傳然但記生平行事而已逮於祖先所出則蔑爾無聞至馬遷徵三閭之故事倣文園之近作模楷二家勒成一卷於是揚雄遵其舊轍班固酌其餘波自敘實煩矣雖屬辭有異而兹體無改馬遷史記上自軒轅下窮漢武修闕綿長其自敘始於氏出重黎終於太史雖上下馳騁終不越史記

可恨

之年班固漢書止叙西京二百年事耳其自叙也則遠徵令尹起楚文王之世近錄賓戲當漢明帝之朝苞括所聞踰於本書遠矣而後來叙傳非止一家竟學孟堅從風而靡施於家諜猶或可通列於國史每見其失者矣然自叙之爲義也苟能隱己之短稱其所長斯言不謬即爲實錄而相如自叙反記其客遊臨邛竊妻卓氏以春秋所諱持爲美談雖事或非虛而理無可取載之於傳不其愧乎又王充論衡之自紀也述其父祖不肖爲州閭所鄙而已答以瞽頑舜

神鯀惡禹聖夫自叙而言家世當以揚顯爲主苟無
其人闕之可也至若盛矜於己而厚辱其先此何異
證父攘羊學子名母必責以名教實三千之罪人也
夫自媒自衒士女之醜行然則人莫我知君子所恥
按孔氏論語有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不如丘之好
學也又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
交而不信乎又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又曰昔者
吾友嘗從事於斯矣則聖達立言也時亦揚露己才
或託諷以見其情或選辭以顯其跡終不盱衡自伐

當參正學學重宗儒觀

攘袂公言且命諸門人各見爾志由也不讓見哂無禮歷觀揚雄已降其自叙也始以誇尚爲宗至魏文帝傳玄陶梅葛洪之徒則又踰於此者矣何則身兼片善行有微能皆剖析具言一二必載豈所謂憲章前聖謙以自牧者歟又近古人倫喜稱閥閱其華門寒族百代無聞而騂角挺生一朝暴貴無不追述本系妄承先哲至若儀父振鐸並爲曹氏之初淳維李陵俱稱拓拔之始河南馬祖遷彪之說不同吳興沈約先後之序有異斯皆不因真律無假寧楹直據經

史自成不肴則知揚雄之寓西蜀。班門之雄朔野或
胄蔡伯僑或家傳熊繹恐自我作古。失之彌遠者矣。
㤗諂祭非鬼神所不歆致敬他親人斯悖德凡爲叙
傳宜詳此理。不知則闕。亦何傷乎。

題跋

題跋者簡編之後語也凡經傳子史詩文圖書畫前有序引後有後序可謂盡矣其後覽者或因人之請求或因感而有得則復撰詞以綴於末簡而總謂之題跋至綜其實則有四焉曰題曰跋曰書某曰讀某夫題者締也跋者本也因文而見本也書者書其語讀者因於讀也題讀始於唐跋書起於宋曰題跋者舉類以該之也其詞考古證今釋疑訂謬褒善貶惡立法垂誡各有所為而專以簡勁為主與序引不同

有題辭所以題號其書之本末指義文辭之表也若漢趙岐作孟子題辭其文稍煩宋朱子倣之作小學題辭更爲韻語然題題跋書于後而題辭冠于前此又其辯也

書記

釋名曰書者庶也以記庶物又著言事得彰著五經六籍皆是筆書而諸部之書隨事立名以事舉故百氏六經總曰書也論讖所題別名各自載耳晉韓起適魯觀書於太史氏是易象與春秋此總名書也

按書記之用古今多品有書有奏記有啟有簡有狀有疏有牋有劄而書記則其總稱也夫書者舒也舒布其言而陳之簡牘也記者志也謂進已志也啟開也開陳其意也一云跪也跪而陳之也簡者略也言

陳其大略也或曰手簡或曰小簡或曰尺牘皆簡略之稱也狀之爲言陳也疏之爲言布也以上六者秦漢巳來皆用於親知往來問答之間而書啓狀疏亦以進御獨兩漢無啓則以避景帝諱而置之也又古者郡將奏牋厥後專用於皇后太子諸王其下遂不敢稱而劄獨行於宋盛於元有疊副提頭畫一之制煩猥可鄙然以吕祖謙之賢而亦爲之則其習非一日矣牋者今人所不得用而劄者吾儒所鄙而不屑也今辯其體曰書書有辭命議論曰奏記二者並用

散文。曰啟啟有古體有近體曰簡簡用散文曰狀狀用儷語曰疏疏用散文然狀與疏諸集不多見見者僅此六體然要未可爲定體也世俗施於尊者多用儷語以爲恭則啟與狀疏大抵皆俗體也書記之體本在盡言故宜條暢以宣意優柔以懌情乃心聲之獻酬也若尊卑有敘親疏得宜又存乎節文耳

文心曰大舜云書用識哉所以記時事也蓋聖賢言辭總爲尚書尚書之爲體王言者也揚雄曰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聲畫形君子小人可見矣故書曰舒也

舒布其言陳之簡牘取象乎夬貴在明決而已。三代政暇文翰頗疎。春秋聘繁書介彌盛。繞朝贈士會以策。子家與趙宣以書。巫臣之遺子反。子產之諫范宣。詳觀四書。辭若對面。又子服敬叔進弔書于滕君。固知行人挈辭。多被翰墨矣。及七國獻書。詭麗輻輳。漢來筆札。辭氣紛紜。觀史遷之報任安。東方朔之難公孫。楊惲之酬會宗。子雲之答劉歆。志氣槃桓。各含殊采。並杼軸乎尺素。抑揚乎寸心。逮後漢書記。則崔瑗尤善。魏之元瑜。號稱翩翩。文舉屬章。半簡必錄。休璉

好事留意詞翰抑其次也嵇康絕交實志高而文偉矣趙至敘離廼少年之激切也至如陳遵占辭百封各意禰衡代書親疎得宜斯又尺牘之偏才也詳總書體本在盡言言以散鬱陶託風采故宜條暢以任氣優柔以懌懷文明從容亦心聲之獻酬也若夫尊貴差敘則肅以節文戰國以前君臣同書秦漢立儀始有表奏王公國內亦稱奏書張敞奏書於膠后其義美矣迄至後漢稍有名品公府奏記而郡將奏牋記之言志進己志也牋者表也表識其情也崔寔奏

記於公府則崇讓之德音矣黃香奏牋於江夏亦肅
恭之遺式矣公幹牋記麗而規益子桓弗論故世所
共遺若略名取實則有美於為詩矣劉廙謝恩喻切
以至陸機自理情周而巧牋之為善者也原牋記之
為式既上窺乎表亦下睨乎書使敬而不懾簡而無
傲清美以惠其才彪蔚以文其響蓋牋記之分也夫
書記廣大衣被事體筆劄雜名古今多品是以總領
黎庶則有譜籍簿錄醫曆星筮則有方術占試申憲
述兵則有律令法制朝市徵信則有符契券疏百官

包併之名

詢事。則有關刺解諜。萬民達志。則有狀列辭諺。並述理於心。著言於翰。雖藝文之末品。而政事之先務也。劉子威曰、文之世變、自秦漢以逮梁陳間極矣、迺文有古今之殊、人有優劣之論、固天之降才爾殊耶、亦囿於風氣然耶、訓誥典謨誓命禁令詔諭約法。此上之所以宣示於下者也。章奏表疏陳請獻納、下之所以求通於上者也。緘題削牘書啟簡記相與往復而碑勒紀號鐫刻垂示。所以述揚功德。若夫詰難質訊檄移規誨錫命遜讓。薦舉糾拾。引喻取譬。游戲玩矣。

論裁辯對箋固闡譯符圖銘誌臨訣憤歎職秩談諷刺毀詆譏游詞募衍詭託假諷寄寓嘲哂則夫提獎人倫緯經萬化奉詞討伐窮蹙委命非文之爲用哉詞命之作自子產裨諶以來文質頓殊體裁大異雄才命世英武奮揚造次申命秦之詛楚諸侯之屏蔡蘇張之雄辯代厲之縱横是惟脣舌閒耳著見之簡牘則有人之沉深淵穆者或寡言而信廣心浩大者或渾融而和寬裕有容者或含蓄蘊藉疏通顯遠者或洞達無間狷隘褻嚴者或剛勁峻急舒徐容與者

古氣嚴校終以文質古哉

或闡緩需滯。放曠無羈者。或恣肆流湎。介潔廉直者。或僻澀謇棘。慢忮戾刻者。或褊迫局促。憂愁悒鬱者。或哀憤悵恍。激諒慷慨者。或爽暢標令。雅正弘靜者。或清鮮飭長。溫良善斷者。或明秀彊果。侮欺自愿者。或鄙悖詩浮。詭妄溺志者。或駁偏雜亂。此則觀其詞。即洞見其人。言不可以僞爲。情豈掩飾所能蓋哉。以文質相勝。自三代則爾。漢而降以文滅質。至六代文日靡矣。故昔有云。以質開文則易。因文求質則難矣。

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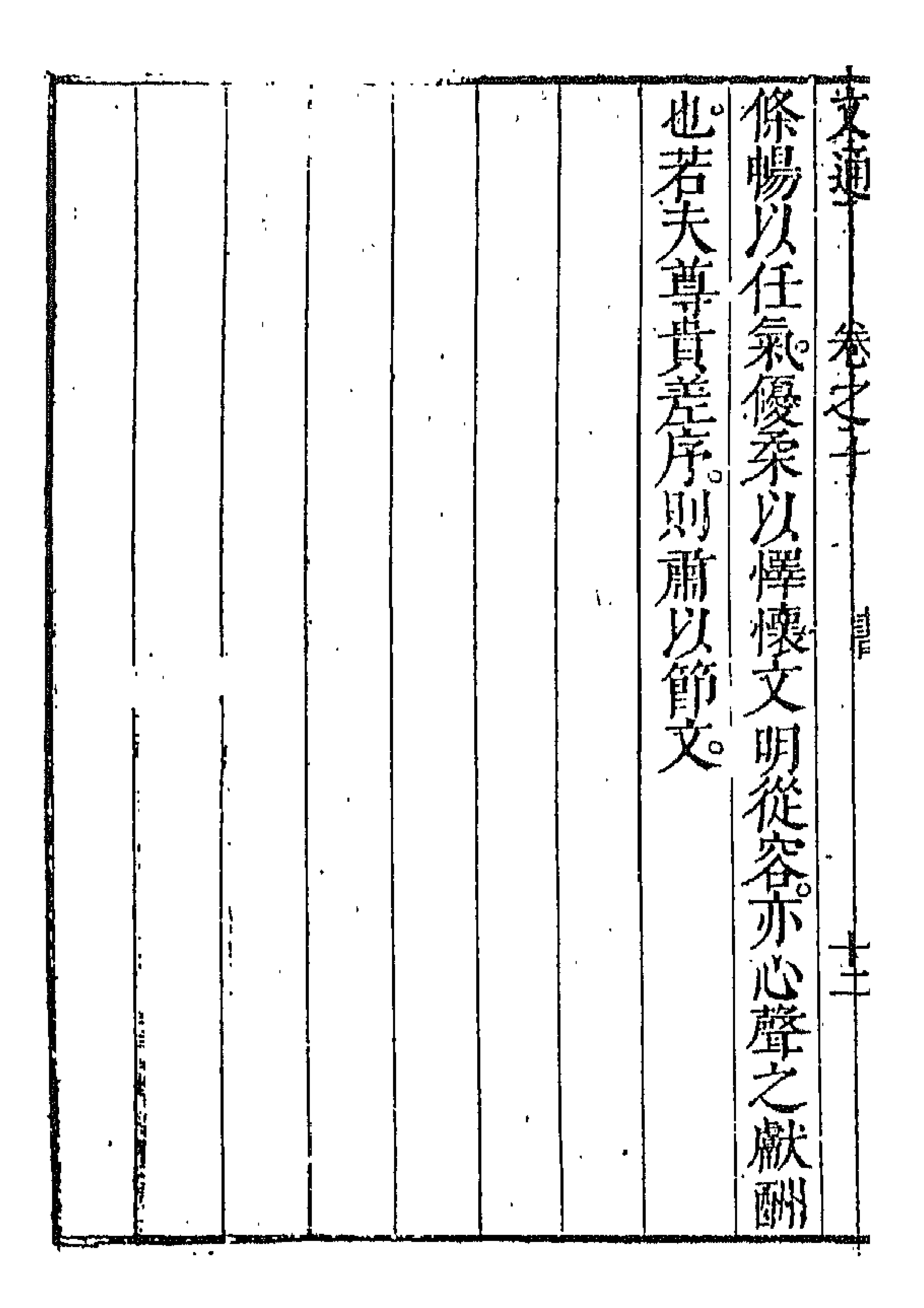
人臣進御之書爲上書。往來之書爲書。朔以議論筆之而爲書也。唐李翺有復性平賦等書。而平賦書法制精詳。議論正大。有天下者。誠能推其說而行之。致治不難矣。

史記八書。其書之昉也。

書惟一紙。八行七字。

書漢大史令司馬遷報任少卿書。任昉

文心雕龍曰。書體本在盡言以散鬱。陶。託。風采。故宜



條暢以任氣。優柔以懌懷文明從容。亦心聲之獻酬也。若夫尊貴差序。則肅以節文。

上書

上書、秦丞相李斯上始皇書、

戰國時君臣同書、如燕惠王與樂毅、毅報王之類是也、秦以後始爲表奏焉、

韻會云、書者舒也、舒布其言而陳之簡牘也、古人敷奏諫說之辭、見於尚書春秋內外傳甚詳、然皆矢口陳言、不立篇目、故伊訓無逸隨意命名、莫協於一、亦出自史臣之手、劉勰所謂言筆未分、此其時也、降及七國未變古式、言事於王、皆稱上書、秦漢而下、雖代

有更革而古制猶存故往往見於諸集之中蕭統文
選欲其別於臣下之書故自爲一類而以上書稱之

對問

爾雅曰。對遂也。詩云對揚王休。書曰好問則裕。葢對問者。載主客之辭。以著其意者也

問對者。文人假設之詞也。其名既殊。其實復異。故名實皆問者。屈平天問。江淹遂古篇之類是也。名問而實對者。柳宗元晉問之類是也。其他曰難。曰諭。曰答。曰應。又有不同。皆問對之類也。古者君臣朋友口相問對。其詞詳見於左傳史漢諸書。後人倣之。乃設詞以見志。於是有問對之文。而反覆縱横。眞可以舒憤

鬱而通意慮也。

自屈原詞賦假爲漁父日者問答之後後人作者悉相規倣司馬相如子虛上林賦以子虛烏有先生亡是公揚子雲長楊賦以翰林主人子墨客卿班孟堅兩都賦以西都賓東都主人張平子兩都賦以平虛公子安處先生左太冲三都賦以西蜀公子東吳王孫魏國先生皆改名換字蹈襲一律無復超然新意稍出於法度規矩者晉人成公綏嘯賦無所賓主必假逸羣父子乃能遣詞枚乘七發本只以楚太子吳

客爲言、而曹子建七啟、遂有玄微子、鏡機子、張景陽七命、而沖漠公子、殉華大夫之名、言話非不工也、而此習根著、未之或改。若東坡公作後杞菊賦、破題直云吁嗟先生。誰使汝坐堂上。稱太守。殆如飛龍搏鵬騫翔扶搖於烟霄九萬里之外。不可搏詰。豈區區巢林翾羽者所能窺探其涯涘哉。於詩亦然。正采舊公案而機杼。一新。前。無古人。

喻難

喻難漢司馬相如喻巴蜀幷難蜀父老文喻喻告以知上意也難難也以巳意難之以諷天子也

說難

說難韓之諸公子韓非所作非見韓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乃作說難漢揚雄曰韓非作說難而卒死乎說難何也曰說難蓋其所以死也君子以禮動而義止合則進不合則退確乎其不憂其不合也夫說人而憂其不合則亦無所不至矣

釋誨

釋誨漢蔡邕作宋玉始造對問朔等效而廣之迭相祖述命篇雖異而體則同源也

說文云釋解也文既有解又復有釋則釋者解之別名也自蔡邕作釋誨而郤正釋譏皇甫謐釋勸束晳玄居釋相繼有作然其詞旨不過遞相述而已至唐韓愈作釋言別出新意乃能追配邕文而免於蹈襲之陋

文通卷之十一

明黃岡朱荃宰咸一父著

符命

春秋孔演圖曰天子皆五帝之精寶各有題序以次運相據起必有神靈符紀使開階立遂

春秋潛潭巴曰里社鳴此里有聖人其呴則百姓歸之

徐伯魯曰符命者稱述帝王受命之符也夫帝王之興固有天命而所謂天命者實不在乎祥瑞圖讖之

聞故大雹大虹白狼白魚之屬不見於經而見於史史其可盡信邪後世不察其僞一聞怪誕遂以爲符而封禪以答之亦惑之甚矣自其說昉於管仲其事行於始皇其文肇於相如而千載之惑膠固而不可破於是揚雄美新班固典引邯鄲淳受命述相繼有作而文選遂立符命一類以列之夫美新之文遺穢萬世淳亦次之固不足道而馬班所作君子亦無取焉唯柳氏貞符以仁立說頗協於理然蘇長公猶以爲非則如斯文不作可也馳騁文藝者當知所懲戒

庶不蹈劉總勞深勣寡之誚云

典引

緣起、曰、漢班固所作、文選註曰、典者、常法也、引者、伸也、尚書疏、堯之常法、謂之堯典、漢紹其緒、引而伸之、故曰典引、文選列符命類、

唐以前文章未有名引者。漢班固雖作典引、然實爲符命之文。如雜著命題、各用己意耳、非以引爲文之一體也、唐以後始有此體、如柳宗元有霹靂琴贊引、劉禹錫有送元暠南遊詩引、大略如序而稍爲短簡、蓋序之濫觴也。

七依

七

摯虞流別傳曰、七發造於枚乘、借吳楚以爲客主、先言出輿入輦之疾、靡曼之毒、淫羅之害、宜以要言妙道、以蠲澄滯之累、以顯明去就之路、而後說之、雖有甚太之辭、而不沒其諷諭之義也。其流既遠、其義遂變、率有辭人淫麗之尤矣、崔駰既作七依、而假非有先生之言、嗚乎、揚雄有言、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爲也、孔子疾小言破道、斯文之族、豈不謂義不足而辨有餘者乎。賦者將以諷、吾恐其不免于勸也。

七廣 七辨 七啓 七釋 七訓 七華 七誨 七激

傅子集古今七篇品之署曰七林、

傅玄七林序曰、昔枚乘作七發、而屬文之士、若傅毅劉廣崔駰李尤桓麟崔琦劉梁桓彬之徒、承其流而作之者紛焉、通儒大才、如馬季長張平子亦引其源而廣之、馬融作七廣、張衡造七辨、或以闡大道而導幽滯、或以黙瑰奓而託諷詠、揚暉播烈垂於後世者凡十有餘篇、自大魏英賢迭作、有陳王七啓、王粲七釋、楊氏七訓、劉氏七華、從父侍中七誨、並陵前而邈後、楊清風於儒林、亦數篇焉、世之賢明、多稱七激工、

餘以爲未盡善也七辨似也非張氏至思比之七激未爲劣也七釋僉曰妙哉吾無間矣若七依之卓瓅一致七辨之纒綿精巧七啟之奔逸壯麗七釋之精密閑理亦近代之所希也

文心雕龍曰枚乘摛艷首製七發腴辭雲構夸麗風駭七竅所發發乎嗜欲始邪末正所以戒膏粱子也自七發以下作者繼踵觀枚氏首唱信獨拔而偉麗矣及傅毅七激會清要之工崔駰七依入博雅之巧張衡七辨結采綿靡崔瑗七厲植義純正陳思七啟

取美於宏壯仲宣七釋致辨於事理自桓麟七說以下左思七諷以上枝附影從十有餘家或文麗而義睽或理粹而辭駁觀其大抵所歸莫不高談宮館壯語畋獵窮壞奇之服饌極蠱媚之聲色甘意搖骨體豔詞動魂識雖始之以淫侈而終之以居正然諷一勸百勢不自反子雲所謂先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者也唯七厲叙賢歸以儒道雖文非拔羣而意實卓爾矣

按詞雖八首而問對凡七故謂之七則七者問對之

物作豔。體。連珠傳玄乃云興於漢章之世。誤矣。

評

評品論也史家褒貶之詞蓋古者史官各有論著以訂一時君臣言行之是非然隨意命名莫協於一故司馬遷史記稱太史公曰而班固西漢書則謂之贊范曄東漢書又謂之論其實皆評也而評之名則始見于三國志後世緣此作者漸多則不必身在史局手秉史筆而後爲之矣故一評載諸文粹而評史見於蘇文蓋文章之一體也當以陳壽史爲主有史評雜評二品

如滄浪詩評王弇州明詩評

解

解、喇明楊雄作解、解者釋也、解釋結滯。徵事以對。因人有疑而解釋之也。其文以辨釋疑惑。解剝紛難爲主。與論說議辨蓋相通焉。其題曰解某曰某解、則爲其命之而已、雄文雖諧謔廻環。見譏正士。而其詞頗工。此外文有字解、則別從名字說類、

原

說文云原者本也謂推論其本原也自唐韓愈作五原而後人因之雖非古體然其遡原於本始致用於當今至其曲折抑揚亦與論說相爲表裏其題或曰曰原某某原惟操觚者命之也

辯

記云辯說得其黨

任昉曰楚宋玉作九辯辯者變也謂敶道德以變說君也

按楚辭九歌乃十一篇九辯亦十篇宋人不曉古人虛用九字之義強合九辯二章爲一章以協九數古人言數之多止于九逸周書云左傳九諫于王孫武子善攻者動于九天之上善守者伏于九地之下此豈實數邪

書曰、君罔以辯言亂舊政、禮記曰、言偽而辯、孟子曰、予豈好辯哉、故辯須不得已而辯之可耳、莊子云、辯雕萬物、韓子云、豔采辯說、是則藻績其言以眩聽、無治亂安危之念者也。

說文云、辯判別也、其字從言或從刂、蓋執其言行之是非眞偽而以大義斷之也、近世魏校謂從刀、而古文不載、未敢從也。漢以前初無作者、故文選莫載、而劉勰不著其說、至唐韓柳乃始作焉、然其原實出於孟莊、蓋非本乎至當不易之理、而以反復曲折之詞

發之未有能工者也其題或曰某辯或曰辨某則雖

作者命之實非有異義也

說

說本作兌。俗作說。解也。述也。解釋義理。而以己意述之也。說之名起於說卦、漢許慎作說文、亦祖其名以命篇、而魏晉以來、作者絕少、獨曹植集中有二首、要之傳於經義。而更出己見。縱橫抑揚。以詳贍爲上。而已與論無大異也。名說、字說、其名雖同。所施則異。說者、悅也、兌爲口舌、故言咨悅懌、過悅必僞。故舜驚讒說。說之善者、伊尹以論味、隆殷、太公以辯釣、興周、及燭武行而紓鄭、端木出而存魯、亦其美也、暨戰國

爭雄、辯士雲踊、從横參謀、長短角勢、轉丸騁其巧辭、飛鉗伏其精術。一人之辯、重於九鼎之寶、三寸之舌、强於百萬之師。六印磊落以佩、五都隱賑而封、至漢定秦楚、辯士弭節、酈君既斃於齊鑊、蒯子幾入乎漢鼎、雖復陸賈籍甚、張釋傳會、杜欽文辯、婁護脣舌、頡頏萬乘之階、抵嘘公卿之席、並順風以託勢、莫能逆波而泝洄矣。夫說貴撫會。弛張相隨。不專緩頰、亦在刀筆。范雎之言事、李斯之止逐客、並煩情入機、動言中務、雖批逆鱗而功成計合、此上書之善說也。至於

鄒陽之說吳梁喻巧而理至故雖危而無咎矣敬通之說鮑鄧事緩而文繁所以歷騁而罕遇也凡論之樞要必使時利而義貞進有契於成務退無阻於榮身自非譎敵則惟忠與信披肝膽以獻主飛文敏以濟辭此說之本也而陸氏直稱說煒曄以譎誑何哉

字說

儀禮士冠三加三醮而申之以字辭後人因之遂有字說字序字辭等作皆字辭之濫觴也雖其文去古甚遠而丁寧訓誡之議無大異焉若夫字辭祝辭則倣古辭而爲之者也然近世多尚字說至於解說名序則據此意而推廣之而女子笄亦得稱字故宋人有女子名辭其實亦字說也今雖不行然於禮有據

說書

說書者儒臣進講之詞也人主好學則觀覽經史而儒臣因說其義以進之謂之說書歷諸集不載唯蘇文忠公集有邇英進讀數條而文鑑取以為說書題與篇首有問對字蓋被顧問而答之之詞今讀其詞大抵皆文士之作而於經史大義無甚發明不知當時說書之體果然乎否也及觀王十朋集似稍不同然亦不能敷陳大義

今制經筵進講章首列訓詁次陳大義而以規諷終

焉欲其易曉故篇首多用俗語與此類所載者叓異

似爲有益

譯

王制曰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

賈欽曰譯者說文云傳譯四夷之言也从言睪聲越裳氏重九譯來貢周禮象胥傳四夷之言北方曰譯注疏云譯陳也陳說內外之言語者說文云論也从言吾聲語者午也言交午也吾言爲語吾語聲也

文通卷之十二

明黃岡朱荃宰咸一父著

史贊

劉子玄曰、春秋左氏傳、每有發論、假君子以稱之。二傳云公羊子、穀梁子、史記云太史公、既而班固曰讚、荀悅曰論、東觀曰序、謝承曰詮、陳壽曰評、王隱曰議、何法盛曰述、揚雄曰譔、劉昞曰奏、袁宏裴子野自顯姓名、皇甫謐葛洪列其所號、史官所撰通稱史臣、其名萬殊、其義一揆、必取便於時者、則總歸論著、所以

辯疑惑釋凝滯若愚智共了固無俟商榷丘明君子曰者其義實在於斯司馬遷始限以篇終各書一論必理有非要則强生其文史論之煩實萌於此夫擬春秋以成史持論尤宜闊略其有本無疑事輒設論以裁之此皆私徇筆端苟衒文彩嘉辭美句寄諸簡冊豈知史書之大體載削之指歸者哉必尋其得失考其異同子長淡薄無味承祚儒緩不切賢才間出隔世同科孟堅辭惟温雅理多愜當其尤美者有典誥之風翩翩奕奕良可詠也仲豫義理雖長失在繁

富自茲已降流宕忘返大抵皆華多於實理少于文。鼓其雄辭誇其儷事。必擇其善者則于寶范曄裴子野是其最也沈約臧榮緒蕭子顯抑其次也孫安國都無足採習鑿齒時有可觀若袁彥伯之務歸玄言謝靈運之虛張高論玉卮無當曾是足云王邵志在簡直言兼鄙野苟得其理遂忘其文觀過知人斯之謂矣大唐修晉書作者皆當代詞人遠棄史班近宗徐庾夫以飾彼輕薄之句而編爲史籍之文無異加粉黛於壯夫服綺紈於高士者矣史之有論也蓋欲

事無重出省文可知。如太史公曰觀張良貌如美婦人耳項羽重瞳豈舜苗裔此則別加他語。以補書中。所謂事無重出者也又如班固贊曰萬石君之爲父浣衣君子非之楊王孫裸葬賢於秦始皇遠矣此則片言如約而諸義甚備。所謂省文可知也及後來讀語之徐多錄紀傳之言其有所異唯加文飾而巳至於甚者則天子操行具諸紀末繼以論曰接武前修。紀論不殊徒爲再列。馬遷序傳後歷寫諸篇各叙其意旣而班固變爲詩體號之曰述范曄改往述名呼

之以贊尋述贊爲例篇有一章事多者則約之以使
少理小者則張之以令大名實多爽詳略不同且欲
觀人之善惡史之褒貶蓋無假於此然固之總述合
在一篇使其條貫有序歷然可閱蔚宗後書實同班
氏乃各附本事書于卷末篇目相離斷絶失次而後
生作者不悟其非如蕭李南北史大唐新修晉史皆
依范書誤本篇終有贊夫每卷立論其煩已多而嗣
論以贊爲黷彌甚亦猶文士製碑序終而續以銘曰
釋氏演法義盡而宣以偈言苟撰史若斯難與議夫

簡要者矣至若與奪乖宜是非失中如班固之深排賈誼范曄之虛美隗囂陳壽謂諸葛不逮管蕭魏收稱爾朱可方伊霍或言傷其實或擬非其倫必備加擊難則五車難盡故略陳梗槩一言以蔽之

羅長源曰紀傳設論非作史之法也左氏傳春秋每事之要時有所謂仲尼曰孔子曰君子曰者蓋將以發其緒啓其斷也後世史乃特立之贊既非體矣而宋又爲評爲論更有所謂史臣曰臣某曰臣曰制曰之類則失之矣

郭文毅曰孟子曰無是非之心非人也二十一史萬世是非之書也史之是非以事而論贊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蓋以義矣孔子春秋是非在一字而其事不見見之左氏左氏之是非以事而間以其義寄之君子曰或曰孔子曰殆後世論贊之所自始乎左氏而下馬遷爲盛然論史者謂以其巳意而寄之編簡或借往事以吐其胷中之磊落是爲奇偉夫論是非者不以天下之公心不以朝家之公是而第以寄一人之憤思則人人逞其胷臆將何所不至乎夫史有天

道焉。有君道焉。人主。不能奪。柄臣。不能攻。私好私惡不敢行。曹好曹惡不敢亂。而苟以自寓其憤思。則安用史爲。班固之嚴整也。議論正也。陳壽之簡峻也。品評雜也。范曄琢矣。豔矣。而琢豔之中。有古聲焉。唐太宗沈約蕭子顯姚思廉魏收李百藥令狐德棻排矣。偶矣。而排偶之中。有婉辭焉。雖古調日遠。而奇賞難沒。李延壽之于南北史。歐陽修之于舊唐書。半仍其故。半易其辭。所仍所易。互有得失。而延壽近華。歐陽漸靡矣。脫脫于宋。日就繁蕪。而靡氣浮言。幾不堪讀。

總而言之即論贊而累朝之得失諸史之長短槩然見矣碎之刑家二十一史其獄情乎論贊其讞辭乎縱觀金匱石室之藏竊有慨于昭代之缺如也夫以方孝孺而謂其乞哀也謝文正諫阻諒陰選嬪而謂其諛詞獻諂以誤儲嗣是小人圖勢利而不爲國謀也王文成而謂其譎詭也曾司馬而謂其誕謾無遠也郭中允而謂其以死博功名也是非乃如是哉天下章奏下六科而史臣六人紀之六科之所不報史臣不得書已漏其半又復托之留中將盡一時之忠

可憐可憐 史矣 其識不獨史也

言識論高標偉節歸之烏有矣後代秉筆者何從而

記之夫安得盡傾中秘之藏一一與天下揚確之也

讚

釋名曰、稱人之美者曰讚、讚者纂也、纂集其美而敘之也

尚書注疏云、鄭玄曰、贊者以敘不分散、避其名、故謂之贊、贊明也、佐也、佐成敘義也

文章緣起云、讚者明事而嗟嘆以助辭也、四字爲句、數韻成章、蓋約文而寓襃貶也

李充翰林論曰、容象圖而讚立、宜使詞簡而義正、孔融讚楊公亦其義也。

說文云贊本作讚昔漢司馬相如初贊荆軻其詞雖亾而後人祖之著作甚衆唐時至用以試士則其爲世所尚久矣其體有三

雜贊

曰雜贊意專褒美若諸集所載人物文章書畫諸贊是也

哀贊

曰哀贊哀人之沒而述德以贊之者是也

史贊

曰史贊詞兼褒貶若史記索隱東漢晉書諸贊是也其述贊也名雖爲贊而實則評論之文其敘傳也詞雖似贊而實則小敘之語安得槩謂之贊而無辯乎

傳贊

又有以傳贊名書者如劉歆作列女傳贊傳著事也贊

爾雅贊升庵贊異魚之祖也

敘美也

文心曰讚者明也昔虞舜之祀樂正重讚盖唱發明之辭也及益讚于禹伊陟贊于巫咸並颺言以明事嗟嘆以助辭也故漢置鴻臚以唱拜爲讚即古之遺語也至相如屬筆始讚荆軻及遷史固書託讚褒貶約文以總錄頌體以論辭又紀傳後評亦同其名而仲治流別謬稱爲述失之遠矣及景純注雅動植讚之義兼美惡亦猶頌之變耳然其爲義事生奬歎所以古來篇體促而不曠必結言于四字之句盤桓乎

數韻之詞。約舉以盡情。昭灼以送文。此其體也。發源雖遠而致用蓋寡。大抵所歸。其頌家之細條乎。

傳

釋名曰傳傳也以傳示後人博物志曰賢者著行曰傳

韻會云紀載事迹以傳於後世也自漢司馬遷作史記創爲列傳以紀一人之始終而後世史家卒莫能易嗣是山林里巷或有隱德而弗彰或有細行而可法則皆爲之作傳以傳其事寓其意而馳騁文墨者間以滑稽之術雜焉皆傳體也其品有四一曰史傳有正變二體二曰家傳三曰托傳四曰假傳

記

任昉曰、記者所以敘事識物、以備不忘、非專尚議論者也。

金石例云、記者記事之文也。禹貢顧命乃記之祖、而記之名則昉於戴記學記諸篇、厥後揚雄作蜀記、而文選不列其類、劉勰不著其說、則知漢魏以前作者尚少。其盛自唐始也。其文以敘事爲主。後人不知其體、顧以議論雜之。故陳師道云、韓退之作記、第記其事耳。今之記、乃論也。亦有感矣。然觀燕喜亭記、已涉

議論而歐蘇以下議論寖多則記體之變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又有託物以寓意者如王績醉鄉記是也有首之以序而以韻語爲記者如韓愈汴州東西水門記是也有篇末系以詩歌者如范仲淹桐廬嚴先生祠堂記之類是也皆爲別體至其題或曰某記或曰記某記昌黎集載有宜城驛是也或爲游記惟作者之所命焉此外又有墓磚記墳記塔記當與墓誌同體

題名

題名者紀識登覽尋訪之歲月與其同遊之人也其敘事欲簡而贍其秉筆欲健而嚴獨昌黎集有之亦文之一體也昔人嘗集華嶽題名自唐開元玄宗至後唐清泰廢帝錄爲十卷中更二百一年題名者五百四十二人可謂富矣歐陽公集古錄有此書而韓愈所題亦在其中故朱子採之以入其集而謂筆削之嚴非公不可則其文豈可易爲哉當今名山奇跡非無佳題而世人往往辱之亦可歎矣當以韓公所

題七首爲法

令制太學每三歲則樹甲科題名於持敬門內而閣部以下各樹題名碑於署內以紀其姓名履歷云

銘

釋名曰、銘、名也、述其功美、使可稱名也、

文章流別曰德勳立而銘著

禮記祭統曰、銘者論撰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勞勳慶賞聲名列於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顯揚先祖所以崇孝子也、身比焉順也明示後世教也、夫銘者一稱而上下皆得焉耳矣、是故君子之觀於銘也、既美。其所稱、又美。其所爲、爲之者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知足以利之、可謂賢矣、

賢而勿伐可謂恭矣、

法言曰、銘哉銘哉、有意於慎也、

鄭康成曰、銘者名也作器能銘、可以爲大夫矣、考諸夏商鼎彝尊卣盤匜之屬。莫不有銘。而文多淺缺、獨湯盤見於大學、大戴禮備戴武王諸銘、其後作者寖繁、山川宮室門井之類、皆有銘詞、不但器物而已。其體不過有二、曰警戒曰祝頌文賦曰、銘貴博文而溫。潤斯言得之矣、此外又有碑銘、墓碑銘、墓誌銘、

蔡邕銘論曰、春秋之論銘也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

功大夫稱伐昔肅慎納貢銘之楛矢所謂天子令德者也昔黃帝有巾几之法孔甲有盤盂之誠殷湯有甘誓之勒毚鼎有丕顯之銘武王踐祚咨于太師作席几楹杖機之銘十有八章周廟金人緘口以慎亦所勸人主勖於令德者也呂尚作周太師封于齊其功銘於昆吾之冶獲寶鼎于美陽仲山甫有補袞闕誠百辟之功周禮司勳凡有大功者銘之太常所謂諸侯言時計功者也有宋大夫正考父三命茲恭而莫侮其國衛孔悝之祖莊叔隨難漢陽左右獻公衛

國賴之皆銘乎鼎晉魏顆獲秦杜回於輔氏銘功於景鐘所謂大夫稱伐者也鐘鼎禮樂之器昭德紀功以示子孫物不朽者莫不朽於金石故也近世以來咸銘之於碑

文章流別傳曰夫古銘至約今銘至煩亦有由也質文時異論之則矣且上古之銘銘於宗廟之碑既蔡邕爲楊公作碑其文典正末世之美者也後世以來銘器銘銘之佳者有王莽鼎銘崔瑗機銘朱公叔鼎銘王粲硯研咸以表顯功德天子銘嘉量諸侯大夫銘

太常勒鐘鼎之義所言雖殊、而令德一也。李尤為銘山河都邑至於刀筆、無有不銘、而文多穢病殊費討論矣、

昔帝軒刻輿几以弼違大禹勒筍簴而招諫、成湯著日新之規武王題戶席之訓、周公慎言於金人、仲尼革容於欹器、則先聖鑒戒其來久矣故銘者銘也觀器必也正名、審用貴乎盛德蓋臧武仲之論銘也曰天子令德諸侯計功、大夫稱伐、夏鑄九牧之金鼎周勒肅慎之楛矢、令德之事也呂望銘功於昆吾、仲山

鏤績於庸器、計功之義也。魏顆紀勲於景鐘、孔悝表勤於衛鼎、稱伐之類也。若乃飛廉有石槨之錫、靈公有蒿里之謚、銘發幽石、吁可怪矣。趙靈勒跡於番吾、秦昭刻博於華山、夸誕示後、吁可笑也。詳觀衆例、銘義見矣。至於始皇勒岳、政暴而文澤、亦有疎通之美焉。若班固燕然之勒、張昶華陰之碣、序亦盛矣。蔡邕銘思、獨冠古今、橋公之銘、吐納典謨、朱穆之鼎、全成碑文、溺所長也。至如敬通雜器、準矱戒銘、而事非其物、繁略違中、崔駰品物、讚多戒少、李尤積篇、義儉辭

砕、著龜神物、而居博奕之中、衡斛嘉量、而在臼杵之末、曾名品之未暇、何事理之能閑哉、魏文九寶器利辭鈍、唯張載劒閣、其才清采、迅足駸駸、後發前至、勒銘岷漢、得其宜矣、

箴

箴漢揚雄依虞箴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箴者、規。戒。以。禦。過。者。也。義。尚。切。劘。文。須。確。至。

陸士衡文賦曰、箴。頓。挫。而。淸。壯。

箴者所以攻疾防患喻鍼石也斯文之興盛于三代夏商二箴餘句頗存、及周之辛甲百官箴一篇體義備焉、迄至春秋微而未絕、故魏絳諷君於后羿楚子訓民於在勤、戰代已來、棄德務功、銘辭代興、箴文委絕、至揚雄稽古、始範虞箴卿尹州牧廿五篇、及崔胡

補綴總稱百官指事配位鞶鑑可徵信所謂追清風於前古攀辛甲於後代者也至於潘勗符節要而失淺溫嶠傳臣博而患繁王濟國子引廣事雜潘尼乘輿義正體蕪凡繼作鮮有克衷至於王朗雜箴乃寘巾履得其戒慎而失其所施觀其約文舉要憲章戒銘而水火井竈繁辭不已志有偏也夫箴誦於官銘題於器名目雖異而警戒實同箴全禦過故文資確切銘兼褒讚故體貴弘潤其取事也必覈以辨其摛文也必簡而深此其大要也然矢言之道蓋闕庸器

之制久淪所以箴銘異用罕施代惟秉文君子宜酌其遠大焉

箴者誠也葢醫者以箴石刺病故有所諷刺而救其失後之作者亦用以自箴其品有二曰官箴曰私箴文用韻語而反覆古今興衰理亂之故以垂警戒使人惕然有不自寧之心耳

規

說文云、規者爲圓之器也。書曰、官師相規、言規其闕失。使不敢越。若木之就規也。今人以箴規並稱。而文章顧分爲二體者。何也。孔穎達曰、書言官師者、謂衆官也、相者平等之辭、平等有闕、已上相規、見上有過諫之必矣。據此則箴者箴上之闕、而規者臣下之互相規。諫者也。其用以自箴者。乃箴之濫觴耳。然規之爲名、雖見於書、而規之爲文、則漢以前絕無作者。至唐元結始作五規。豈其緣書之名而創爲此體歟。

誡

太公金匱曰、武王曰、五帝之誡、可得聞乎。誡、警也、愼也、易曰、小懲而大誡、書曰、戒之用休、詩云、夕惕若厲、孝經云、在上不驕、論語云、君子有三戒、說文云、戒者警敕之辭、字本作誡、文既有箴而又有戒、則戒者箴之別名歟、淮南子載堯戒曰、戰戰慄慄。日謹一日。人莫蹪於山而蹪於垤。至漢杜篤遂作女戒、而後世因之、惜其文弗傳、意必未若堯戒之簡也、其詞或散文、或韻語。

漢書曰、誡勅刺史太守及三邊營官、被勅文曰、有詔勅某官、是爲誡勅、世皆名此爲策書、失之甚也。文心曰、戒勅爲文、實詔之切者、周穆命郊父受勅憲、此其事也、魏武稱作勅戒、備告百官、勅都督以兵要、戒州牧以董司、警郡守以恤隱、勅牙門以禦衛、有訓典焉、戒者愼也、禹稱戒之用休、君父至尊、在三罔極、漢高祖之勅太子、東方朔之戒子、亦顧命之作也、及馬援已下、各貽家戒、班姬女戒、足稱母師也、

謚議

儀禮、士冠禮、生無爵、死無謚、卿大夫有爵、故有謚。

周禮春官、太師掌大喪、帥瞽而廞作柩謚、（廞興也、興言王之行、謂瞽諷誦其治功之詩也）諸侯薨、臣子跡累其行以赴告王。王遣大臣會其葬、因謚之　又太史掌小喪賜謚、小史掌卿大夫之喪賜謚讀誄（小喪卿大夫喪）

大戴禮曰、謚者、行之跡也。號者、功之表也。

曲禮曰、惟天子稱天。以誄之。（曾子問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天子至尊、故稱天以誄之）又曰、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謚　樂記曰、聞其謚

知其行

禮表記曰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耻名之浮於行也

白虎通曰號法天也法日也日未出而明謚法地也法月也月已入有餘光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小名行生於己名成於人 又曰天子崩諸侯至南郊謚之以爲臣子莫不欲褒稱其君掩惡揚善故於郊明不得欺天也后夫人謚臣子共於廟議之婦人本無外事妾不於郊

郊特牲曰。死而謚之禮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

五經通義曰。桓王時蔡侯卒。謚桓。有德則善謚。無德則惡謚。故同也。　又曰。號者。所以表功德。號令天下也。謚之言列也。陳列所行。善有善謚。惡有惡謚也

又曰。婦人以隨從爲義。夫貴於朝。婦貴於室。故得蒙夫之謚。　又曰。夫人無爵。故無謚。　或曰夫人有謚。夫人一國之母。修閨門之內。群下亦化之。故設謚章其美惡。公羊傳曰。葬宋共。妾稱其謚。賢之也。卿大夫妻命婦也。無謚者。以賤也。姬無謚。亦以卑賤。無所能

與猶士卑小不得謚也。

羅泌路史曰、古之法行于今者、惟謚。然二千餘年、而雖有定法、大戴氏曰、昔周公旦太公望相嗣王以制謚法、周書之說亦然、故今周書有謚法一篇、頗爲簡要、至杜預取而納之釋例、而世遂重出之、謂春秋謚法、蓋不知也、異時有廣謚者、沈約賀琛皆嘗本之約又撰著謚例、事頗詳備、而琛之書特少去取、且復殽爲君臣婦女之別、亦無取焉、太宗皇帝、爰命扈蒙裁著新書、然而亦莫究明、蘇洵于是究定古今、斷以書

傳刊其重復以爲法雖其或從或違時亦有合聖人之意然其必欲合以堯舜三王五帝之時則大謬矣夫謚者原其號者也其不出于周公之前予嘗論之彼號近古而好牽合者無過漢儒而漢儒亦謂堯舜禹湯不入謚法則其說可槩見矣且在周書初無堯舜禹湯桀紂之文至預而後增之以湯益無所據商之太宗中宗高宗本非謚法特以其一時功烈推而崇之耳乃若甲丙庚壬乙巳丁癸何由而爲謚哉若古論謚爲法最簡故賈山曰古聖作謚不過三四十

言而蔡邕之書纔四十六然猶不及世本大戴之所載者洵乃以二書邕不之見見則無不載矣周書之篇乃周公之法而春秋之謚出于此今洵反謂周公者爲最繁襍而春秋者爲簡而不亂又謂周書謚法以鄙野不傳則知二書洵亦未嘗見也按洵書曰匹夫之有謚始東漢之隱者婦人之有謚始景王之穆后夫婦人之典周三后其著者也而穆王之盛姬亦有哀淑人之謚見于穆天子之傳匹夫之典夷齊其著者也而齊之黔婁巳謚曰康見于高士傳二者其

來久矣此楊侃爲職林書謂公主之有謚自唐之唐安始乃不知世祖之平陽昭文公主與齊高帝之女義興憲公主始也邑之言漢母無謚至明帝始建光烈之稱于是請正和熹之號而不知元帝之母媪已有昭靈之號又何耶婦人無外行者也生也姓配其國没也謚從其夫明有屬也秦嬴鄧曼陳嬀韓姞以姓配國者也秦穆姬宋共姬魯文嬴與夫共莊宣之三姜以謚從夫者也惟死先夫則異其謚景之穆后桓之文姜莊之哀姜之類是也後死而殊謚抑何典

耶。今不知致而更請正和熹光烈之稱。豈先王之典
哉。嗟夫顏閔至德不聞有謚而朱暉子穆輒加文以
貞宣。及穆之死。邕復以文忠被之。穆則廢典。邕亦不
知禮耶。其貽譏于荀爽而見誚于張璠也宜矣。抑嘗
言之。謚者正先王之所謂名教也。然古之謚為名教
而後世之謚為辱典。東漢莎車以蠻夷而膺茂典。此
何為耶。然則邕之違禮。豈惟邕之罪哉。德又下衰。其
流及于藝術與緇黃矣。名教之失。孰甚于是。顧不謂
辱典耶。